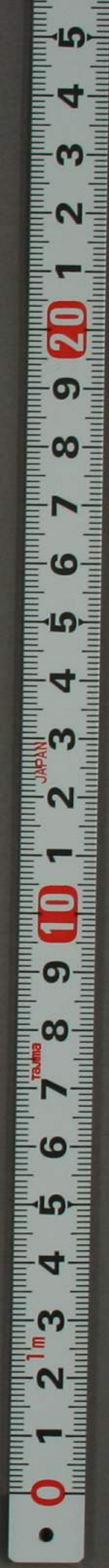


傷寒論齋子傳

四

十武
430
4



武門
430
卷4

傷寒論齊子傳四

嶺山先生著 學孫 伊勢度會 潘類長子 吳校



大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黎之汗出
發作有時頭痛心下否鞭滿引脰下痛乾嘔短氣汗出
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中風轉症是為極且為劇故必合諸首玉大陽中風
以首尾之也大陽中風桂枝之症舉其最表症者
故此照之又云大陽中風以微示此亦大春桂枝症

也故今下利嘔逆者非如經麻黃症至小青童乾嘔
而咳或利及柴胡往來寒熱心煩喜嘔又非如誤下
虛逆而嘔及續而得下利又非如大陽與陽明合病
自利及其不下利但嘔
大陽病中風傷寒發病之別總目章明之故必合之
云大陽中風以攀其發病之奇者也誠奇矣亦希矣
故不攀諸中風發病桂枝之條而必攀諸此如一轉
症而其實非一轉是其發病之奇症也恐疑惑諸大
陽與陽明合病者以誤之是必云大陽中風以照
諸首為中風事之大尾也

大陽中風言表症也下利嘔逆言裡症也是表裡
過而各其別者也故其治法亦各別也非如大陽與
陽明合病而下利若嘔者大陽與陽明合病者其治
法亦合而治之葛根湯及其加半復湯是也夫中風
者病於大陽之境者也無有與陽明合病故必謂之
大陽中風是以是表裡各別而其治法亦各別也不
可不辨矣
且夫中風發病比諸大陽病則頗暴急也夫此下利
嘔逆者比諸大陽與陽明合病者其劇非一口之論
且心下否硬滿引腹下痛者鬚鬚於陷胸及瀉心之

症故必舉諸此以示其為劇症也
是大陽中風桂枝症而非如小青童之乾嘔小柴胡
之喜嘔、逆由但下利故云下利嘔逆而不云嘔逆
下利凡有表裡症者必先解其表而後治其裡已亟
言之故略之但云表解者
攻之主言十棗攻擊之劑而微包半復瀉心生薑瀉
心甘草瀉心之事凡中風其症雖暴急亦无根據者
也故表已解者下利嘔逆心下否硬或十棗及三瀉
隨症治之而十棗之症最劇也
執水為漿、如執水沃之也、發作有時言熱非

往來寒熱有時則有間也熱發作有間則其熱已微
也此汗出而解也故云表解其微、仍發作有時
者是裏未和故也裏者心下云是也夫其熱已微
也故不云熱
頭痛与乾嘔短氣為上焦心下腹下為中焦以中焦
有斯病上焦為之症也頭痛為易乾嘔、逆為劇短
氣為最劇故頭痛与大陽病頭項強痛異然亦疑似
故先舉之欲令辨之也是滴於陷胸之心下否硬滿
而痛迫於瀉心、下否硬而滿故云心下否硬滿而
瀉心不痛十棗則痛此劇於彼也陷胸至少腹痛不

可迎十寒則但引眩下痛此亦易於彼也故十寒者
陷胸之下三瀉之上也
汗出接上汗出丁寧其言也汗出不惡寒者雖發作
有時此表已解也其雖汗出仍惡寒者表未解也表
未解者乃不可攻之攻之引蓄不可不慎矣惡寒與
否可以見表之解不解故曰寒去欲解
和者彼此調和之謂也故裡未和表裡未和也水溢
方割之故心下否硬滿引眩下痛者猶洪人懷山襄
陵裡乃未和裡氣為之所沮欲和不得和也今漸然
導決无所復他顧故云主夫既導決則表裡和解矣

裡已解和則陰陽俱和其人乃可平定勿貳尔心表
內已有水溢其人乃聚之汗出聚之汗出者亦十寒
水溢之一兆也故必舉之已也矣

治法
若不利嘔逆心下否硬不痛而滿者半復瀉心湯主
之若已與十寒湯後腹中雷鳴仍下利乾嘔心下否
硬者生姜瀉心湯主之已與十寒湯後仍下利日
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否硬而滿乾嘔心煩
者甘草瀉心湯主之
十寒五苓之部位淺深

十棗五苓俱是水溢逆行五者十之半也十者盈數也其水溢部位亦如之而皆是陽病也五苓者二苓紗三物勗其力之名也十棗者三烈之猛大棗十枚以帥之謂也故十棗五苓者猶什伍之說欣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亦可喻小道也又云我觀之子我心字兮字心之名其取之欬瀉心疾之義也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否硬乾嘔食臭脘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姜瀉心湯主之上以中風奇症者言之此以傷寒汗解之後言之是互其事而示其病症也審辨其病症則可也中風傷

寒發病解後其不可拘之而大陽病亦在其中矣濟出解者謂麻黃若青竜之症而速解者故必致此胃中不和以微示熱病解後多致此症也胃中不和法語也心下云云言其症心下否硬為胃中不和以別於心下否硬為胃中空虛陽氣內陷而審其淺深也十棗否硬亦類也否塞也鞮剛也更革為鞮柔皮如更鞮鞮也否硬否塞而硬滿也但否為主故曰此為痞乾濕之反也乾嘔深乾噫淺然是互言也皆言不吐出濕物飲食然噫食臭者是胃中不和之徵也胃中

不和故心下否硬心下否硬故乾噫食臭噫食臭者
是胃中不和之徵也是為其易^者十寒乾嘔短氣者亦
是也

腹下有水氣亦法語也腹中云云其症也心下云云
亦其症也是其劇者也十寒之心下否硬滿引脘下
痛亦是也不可一口示之故分症而相明也是故胃
中不和為其本腹下有水氣為其末兩法語相照以
舉其症之劇易令審辨之也腹中云云是為其劇者
十寒之下利嘔逆又其劇者也^此是以加此腹下有水氣於心下否硬則增其劇十亦

可知矣十寒瀉心但此腹下有水氣為主乃導決之
耳夫十寒瀉心中風傷寒發病解後相通而論之則
其於瀉心汗出發作有時亦可知矣其雖汗出惡寒
者不可攻之亦同中字下字錯綜成章可玩矣
傷寒中風豎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
雷鳴心下否硬而滿乾吐心煩不得安寧豎見心下否謂
病不盡復下之其否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
上逆故使硬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上既以中風奇症言之而次以傷寒汗後言之故
此總之云傷寒中風以其誤下之後症言之以徵

示傷寒中風其發病雖異至其一轉症其治法相同也又必云傷寒中風照諸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以微示是其本病為小柴胡之症也於是中風之事大終故必合諸傷寒也
六
小柴胡症而鑿下之故云及其人下利照其人熱又言其劇症也是續得下利也故是照傷寒鑿下之以微示比方可以審其症也日數十行此甚於彼穀不化易於清穀不止此為胃中虛客氣上逆是幾陽虛者也彼為幾陰症下之續得下利故先舉之也然生姜瀉心腹中雷鳴下利則本湯亦應然今日數十

行穀不化故必先舉之以憂虞之也
腹中云云瀉心症見焉亦腹下有水氣也乃穀不化雖幾陽虛症亦不足深畏夫清穀不止身疼痛者猶清使自調况有此瀉心之數症乎斷然可處本湯故亦云主之接穀不化故先云腹中雷鳴
正分劇易於上下而言之故但云心中否硬此接穀不化先舉其劇者且有胃中不和與胃中虛之淺深故加滿然半復瀉心亦言之但欲分示劇易故或云或否夫腹下有水氣滿固其所也亦不可拘之十寒急迫也故云否硬滿此則緩潤也故云而

乾吧亦深於乾噫但腹中二句為主故舉於中間乾
嘔為傷症嘔逆但十寒云所以劇於是也心煩但是
云亦為柴胡之遺症乎心煩不得安亦以下利數十
行故邪故首尾必相照此諸梔子之虛煩不得眠則
頗為易
鑿之妄不足論下之又下其否益甚謂之結熱故云
此非結熱胃中虛淺於云空虛客氣上逆易於云動
膈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懣虛煩不得眠但頭
汗出者此為陽虛梔子之症欲示幾之故但云虛云
上逆

七

又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陽氣內陷心下因
硬但頭微汗出者此為結胸欲令辨之故不云使否
硬而云使硬之否之甚也故其方諸結胸也云但滿
而不痛者此為否然則三瀉及十寒湯但以否為主
已硬滿其甚也
此疑症
若快熱而下利日數十行心下否硬乾嘔心煩表裏
未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若快熱下利日數十行
心下否硬乾嘔心煩見少陽症者黃芩加半復生姜
湯主之此皆於法為結熱夫有此疑途故必云此非

結熱是非可下者，鑿下之何也。若下利數行，腹中雷鳴，心下否硬，乾噎食臭者，此為胃中不和，生薑瀉心湯主之。然則是降甘草瀉心一等也。右始大節小節三始小節，心下否硬滿，引腹下痛，乾嘔短氣，貳結胸者也。終小節，胃中不和，眩下水，氣心下否硬，腹中雷鳴，下利者，瀉心之最詳者也。結小節，胃中虛，客氣上逆，下利日數，行穀不化，否硬而滿，乾嘔心煩，是加之者也。疑梔子湯慮又貳十寒，其深劇者也。而半夏瀉心配舉於胸，反又柴^胡與十寒，並云此為否，終之則為小之魁者也。但

附十寒似而非，主其暴劇，三瀉能功，擁十寒而終中矣。由是雖火厥冷，大陰由合，仲若曰心下否，心下期由是雖火厥冷，大陰由合，仲若曰心下否，心下期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否硬，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鑿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理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生之。此發病，兼下利表解而利不止也。以反接於下之續得下利，下利止，因致心下否硬，非因心下否硬而致下利，故服瀉心湯已，下利仍不止，心下否硬亦不愈，是瀉心不中與，而服之，是鑿妄也。而以他藥下之，亦

妄也故云復又不中与之藥也故云他藥
利不止則否硬亦不止不云而明也因利而否故也
於是鑿不得已以理中与之亦妄也理中焦輸之下
焦故利益甚利益甚則否亦益甚在下焦由下焦有
久寒也去其久寒則利自止利自止則否亦自止不
可餘藥故云主復利以下混入可刪反云主之故也
且煩瀆不足取矣
由是觀之瀉心之利由否也故曰心下否硬云小腹
中雷鳴下利者生姜瀉心湯主之是主否也否云則
利止可知故曰此為痞主否之謂也是以云其人下

利云者是非瀉心之症由鑿下之也其至腹中云
遂歸趣於否也故治否而利亦止是以此舉因
利致否以欲喻夫由否致利也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否硬噫氣不除者旋覆
代赭石湯主之否硬即食臭也夫已主之
發汗解表也吐下解裏也夫既發汗吐下表裡已解
後更心下云者非胃中不和則胃中虛也胃中不
和淺胃中虛深然胃中不和與胃中虛上已舉之故
此以其一等深者陽症而有虛寒者言之是欲喻其
汗吐下過度而致之故必舉汗吐下也

噫氣噫有氣臭也易於乾噫食臭而反是深者也乾
噫食臭是胃中不和之症也噫氣則陽症而有虛寒
也是胃中虛之深所謂陽虛者也不除也者素有之
辭也言解後早已有之既而心下否硬然仍不除此
本湯之所主也
又解後心下否硬乾噫食臭者必先与生姜瀉心湯
而乾噫食臭變噫氣否硬噫氣俱不除者旋覆代赭
石湯主之欲示此兩義故不云噫氣者而必云噫氣
不除者也
齊子曰生姜瀉心為淺甘草瀉心次之旋覆代赭次

之赤石脂禹餘糧又次之赤石旋覆相配而赤石陰
不症虛寒在下焦旋覆陽症虛寒者也然則當舉旋覆
大於甘草瀉心之次然生姜瀉心未見其虛而甘草瀉
心見陽虛雖然其症則大同赤石亦同之故赤石必
受之
又曰二瀉心及赤石之症已煩也而旋覆症已簡也
故別之且通諸生姜瀉心而与赤石相配是以在此
也生姜瀉心胃中不和无復他道者也旋覆陽症虛
寒而亦无他事是似為故相通焉而淺深虛實則別
矣赤石陰症虛寒而在下焦旋覆陽症虛寒而及上

焦是亦似是以相配為此不可不辨矣
右終大節小節二以上首小段

大陽病外症未除而數下之遂悵熱而利心下不止心
下否硬表裡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然當舉其
外症言桂枝症故曰大陽病外症未解云云宜桂枝

湯外症未除者假有裡症不可下也每言及深戒
之也故或云反或云而皆言逆治也况數之乎再三
之謂數本題蓋以他藥發其汗故云未解若未除
傷內外有隔之名也表裡相通之義也本內外隔之妄
真豈不治其外數下虛其內表熱因內攻內外煽然而
熱故云協熱悵合也幾於白虎表裡俱熱故云悵
熱夫內外悵熱表裏不和故利下不止利下不止易
於不利不止然致心下否硬則同焉下利不止心下
否硬者此在下焦有虛寒利下不止心下否硬者此
在但表裡不和故必云表裡不解是其所以異也不

可不辨矣

是故云表裡不解者言表裡之症不解除而包表裡之氣不和解又為本湯言之也夫外症未除者假令其有裡症未可攻其裏是為大法大經今妄鑿犯之內外挾熱而利下而否硬是內外混同也不可以別治故其治法亦挾合表裡故必云表裡不解以示其合解之也即本湯中与之故云主
夫白虎者陰陽之交是為大陽之極病甘草瀉心既幾陽虛症赤石陰症虛寒旋覆陽症虛寒皆相似而相迫而本湯症最切近之外症未除不涉柴胡諸症

趙然及此妄鑿犯逆之以促之也不可不監戒矣而否硬之事已畢將轉白虎作者之所以焦心苦思之也

傷寒病

病字作

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裡表

裏俱熱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

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病字不通常改發汗此合接上旋覆代赭石湯文以

微示其始同症而其後症異也是亦言汗吐下過度

以此故此必云汗吐下旋覆解後心下否硬此則七

八日不解可以見其深剝汗吐下之症不解也汗吐

下後七八日則十餘日可知矣是緩發者也
但云七八日不解而不舉其症則在再不解而其不
劇可以知矣夫七八日不解者以熱結在裏故也熱
結在裏為法語熱結在裏之症亦衆焉但此表裏云
心為本湯之症耳表熱熱云心是七八日之後發是
緩發者也是亦快熱也然別彼与此故彼云快熱此
熱云表裏俱熱彼急發者必可以見其淺深劇易矣易
者其根淺為故云遂快熱劇者其根深為故云熱結
在裏字句明辨焉
惡風表熱故也大渴以下言裏熱云時惡風則發

熱亦時也非表症亦无大熱也
而心煩欲別之故不云心煩欲飲水數升不勝熱渴
故也
熱結在裏之別
往來寒熱而渴心煩微結但頭汗出者此為熱結在
上柴胡桂枝乾姜湯主之若日晡所發潮熱舌上
乾燥而渴不大便五六日者此為熱結在下大承氣
湯主之此等皆熱結症也結胸亦類也云傷寒十餘
日熱結在裏云心是也
傷寒无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

上云汗吐下合諸旋覆之文以舉其解後致陽慮與
 其後七八日不解始至陰陽交之別上傷寒十餘日
 荏苒緩轉者也故此症反之舉其發病於此者故不
 舉汗吐下又不云之日數是其急發者而特其劇者
 也是其奇發者也猶中風之於十來
 无大熱為熱結在裏之大候故曰傷寒十餘日熱結
 在裏復往來寒熱者与大柴胡湯但結胸无大熱頭
 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无大熱則應有微熱因照
 柴胡之身有微熱以微示比方之可以得其症候也

是以是其發病大以如柴胡症而其深劇大有迥庭
 之異者也故其能發病雖无有大熱默不欲言語
 鬱不欲飲食者是皆相同為柴胡則手足温而渴
 本湯則手足冷口燥而大渴彼則心煩喜嘔此則心
 煩彼則發熱微惡寒此則背微惡寒此其所以相似
 似而大有異者也
 雖身有微熱但以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故身下則
 如忘故不云身必竟无大熱故也故但云无大熱上
 云表裏俱熱此云无大熱是反深劇也故上云時
 惡風此云背微惡寒背微惡寒最深鄰陰症者也故

必最後舉之上先云大渴而舌上云是猶有所主
且欲飲水數升有所欲者也此則口燥渴以總体言
之鬱、默、如无所記故上但云煩此則云心煩
无大热則是有微热也言一身也身有微热与背微
恶寒是表也口燥渴心煩是热結在心胸也此為本
湯之大候或腹滿而喘或身重或諠語或口苦或面
垢而口不仁或遺尿小便不利或自汗出或額上生
汗手足逆冷是為其小候
傷寒脉浮發熱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湯渴欲
飲水无表热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其利溲大便溲或

五

此以發病如似柴胡症者言之此以發病如似桂枝
葛根及麻黄症者言之以全傷寒奇發於本湯者之
半說故必云脉浮云發熱无汗云其表不解者不可与
大白虎湯則已見口燥渴心煩兼夫大候小候之一二
症可知矣是當先解其表猶柴胡先与小柴胡而後
後大柴胡主之例
渴欲飲水无表症者即時惡風云云之症也
右前大蔞小蔞四首小蔞快热利下接赤石瀉心
湯起表裏俱熱始小蔞緩轉熱結未已劇者終

小蘇、舉傷寒奇症似柴胡症而熱結特深劇者尾
小蘇又其奇症如桂枝麻黃症而猶其頗易者也
白虎之事於是一收為白虎者深劇症者而傷寒
暴急者也故但以傷寒言之而包大陽病故首節
必舉大陽病疑似之者次亦接似而非者

大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
半夏生姜湯主之

此照上大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及大陽與陽
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以審辨其症候變轉也大陽

病症以白虎為其極將轉入陽明少陽而與陽明合
病者已舉於篇首葛根條故照之此舉與少陽合病
者首尾全其說也
夫大陽者脈浮頭項強痛發熱惡風若惡寒者是也
陽明者胃實脈遲腹不和腹滿腹痛下利凡病之在
腹部者皆是也少陽者口苦咽乾目眩及嘔渴咳之
類凡病之發心胸者皆是也此篇諸症雖衆多紛雜
而皆不出此三陽者也故首尾必舉之以教告皆其
不出之若夫之陽虛趣陰症者所謂變轉者也
諸症皆三陽合病然亦有變症夫大陽者大表症也

少陽者心胸症也。今二陽合病而自下利者，變症也。故云与下利者，陽明症也。故曰大陽与陽明合病者，必自利，是正症也。故云葛根湯主之。而今大陽少陽合病，无他陽明症，自下利，故為變症。雖然是熱結在心胸，不能摸下，故自下利。嘔者，少陽症也。是本或口燥或渴，而又嘔，无復所顧，疑故云主之。白虎亦熱結在心胸，脈浮，發熱，或時惡風，口舌乾燥，渴而欲飲水者，是大陽与少陽合病也。是亦時有自下利者，故必此舉之，以微示之也。夫白虎者，陰陽之交，而衆症多端，若誤之，則陷諸厥。

陰或忽從命期，故若舉之於其條，則恐或誤之。且白虎症而自下利者，必陷陰症者多。然亦時有之。熱結在心胸，不能摸下，故也。其手足逆冷，亦是也。是以上云按熱而利，下云自下利，以夾白虎症，以微示之也。又上云按熱熱而利，下不止，心下否硬，而遂舉白虎諸症，以微示有以此症遂混入白虎者，故表裏不解，与表裏俱熱，其言必照接，且傷寒脈之症，舉似桂枝若葛根麻黃症者，以應喻之也。又下必云大陽与少陽合病，自下利者，以微示白虎後症，必有之也。葛根及麻黃之後症，云大陽与陽明

合病者亦是也。何則凡大陽病諸症，或與陽明合病，或與少陽合病，或三陽合病，未嘗有不切合者。又或帶陰症者亦衆矣，不別有合病者矣。而云合病者皆言其後症微，殘在而不足顯然云之者，故假設之言。或云與陽明合病，或云與少陽合病，或云三陽合病，皆以微言其後症殘狀也。是以是不只葛根麻黃及白虎之後症已，諸湯後症亦然，欲思而得之，故首尾必舉之以通貫之也。又云已發汗若吐若下，又云若某，又云大下之後，下後之類，皆言後症，故不更舉之。後世不識意，如別有合

病者，不思之甚，可笑之至也。以是症病殆哉。昔白蓮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

此亦舉白虎後症，白虎之熱結在裏，以見其心胸之症是大陽與少陽合病也。故其後胸中有熱也。言有其餘熱也。夫胸中已有熱，故胃中不和，因乃有邪氣也。此二句為法語，其症因不可得而言，故以法語言之以使從事也。腹中痛者，胃中有邪氣之症候也。然則自下利者，不

只不能摸下已，亦胃中有邪氣故也。是以腹中痛而

下利者亦時有之此深於是者也欲嘔吐者胸中有
熱之症候也言胸中蘊蘊欲嘔吐而未嘔吐者也然
則夫云若嘔者亦是也此皆前後相示也
自下利與腹中痛若嘔與欲嘔吐是病症相通而自
下利者疑陰症腹中痛未下利者也若嘔者言可嘔
者欲嘔吐者未嘔吐者也然則前症似深而反易也
故云大陽與少陽合病舉其後症之微汎然言之
也後症似易而反深也故云傷寒更端胸中云云切
近白虎症且包括前症之病因不可不審辨矣
此亦舉白虎後症故但云傷寒不云汗吐下若日數

固非傷寒之發病且云胸中云云合接之於白虎又
合病症於前症彰彰乎較著是故欲修斯編不審之
文法錯綜聯牽應照斷續字句節段則不能得其變
化活法若章句斷裂臨病猶後世妄鑿立病門設藥
方探索茫洋寧其眩惑矣以上中大節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痛煩不能自轉側不嘔
不渴脈浮虛而渴者桂枝附子湯主之
此照上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以辨其疑似彼
則身重不可轉側此則身體疼痛煩不能自轉側是彼
此相似而異者也彼下而致之此如桂枝麻黃症在

再得之故但云八九日又以是貳白虎症必此云八
九日以微示白虎湯正轉之域凡傷寒五六日是為
小柴胡之轉區六七日為大柴胡八九日為白虎之
域然不可拘故不舉之白虎條下而必云之此
風言惡風而包發熱本是桂枝麻黃之症也故必云
發熱惡風是風熱入裏也避白虎湯之熱結故不云
熱濕言在裡輕寒避白虎裏有寒故不云寒且不可
云風寒故云風濕搏擊也此句為法語此諸麻黃
之身疼則必故云身體腰不痛无骨節疼痛而加煩
附子湯亦身體痛然不云疼煩是以身體疼煩是為

本湯之特症是風濕相搏之症也不能自顛側劇於
不可顛側也
不嘔不渴非熱結心膈之事故也有柴胡及白虎之
疑途欲辨之故必云不嘔不渴脈浮仍有表症也虛
不實也濡如滴露之希此風濕相搏之脈也不嘔不
渴與柴胡白虎相反故其脈亦反
齊子曰主逐之於外故桂枝方中增桂枝不主和之
故去芍藥附子用法於純陰症用一枚於傷症用二
枚三枚此症用三枚者亦劇攻為逐之於外也是非
裏之極深處故也

疑途

傷寒六七日身重不能轉側胸滿而嘔者大柴胡湯
主之若身重心煩不能自轉側口燥渴者白虎湯
主之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
湯主之

齊子曰是深一等也風濕相搏使裏不和不通故
使身體疼煩其深者加以大便秘小便自利是言
其裏不和不疏通之深故大便秘小便不利者亦如
焉是亦主剽攻逐之故本方去桂枝加白朮欲專白
朮之能故去桂枝已

前節已一收白虎之事而次二症接之舉其後症如
以結之而舉此疑似者以示正轉之義又舉後陰寒
者以接諸白虎白虎乃受之舉其隣厥陰以是大結
可謂善盡其事矣是以此症亦有轉入白虎者故必
云八九日又必示不渴以合接之也已

傷寒脈浮游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

上既云八九日舉正轉者故此照傷寒脈浮游熱无
汗又以發病者言之而正轉亦轉者故但舉脈与法
語是包括上按熱諸症之義也是故白虎小湯之按

白虎加人參湯也其用法猶大柴胡之於小柴胡欤
故如其症候則加人參已盡矣但脈浮與脈浮滑表
裏俱熱與表有熱裡有寒可以見其淺深劇易耳
是以黃芩黃連二湯之症者加人參湯之後症而為
本湯之前症皆熱結在裡與少陽合病者也故首必
云熱結在裡次必云大陽與少陽合病其有腹滿腹
痛及下利大便硬如陽明症皆是其餘波也已是其
意猶云欲見陽明病之真面目則當索諸陽明篇所
以將遷於下篇也
以本湯見之云傷寒胸中有熱者又以發病言之故

本湯必云傷寒脈浮滑以合接之也脈浮滑陽熱極
至陰症脈也在其交際也故曰脈滑而厥者裡有熱
也未純陰此深於是者也故舉厥陰表有熱裡有寒
言陰陽之交是亦為法語寒虛寒也
正轉
傷寒八九日不解熱結在裏是大柴胡症不解也遂
表裏俱熱是轉白虎也時惡風云云是猶其易者
也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而不差脈浮滑者白虎湯主
之
大辨奇轉

大陽病云々、煖熱而利、下不止、心下否硬者、遂表裏俱熱云々、是亦轉白虎也。治法同前。大陽与少陽合病、自下利、若嘔者、遂口燥渴、心煩云々、是亦轉白虎也。傷寒胸中云々、腹中痛、欲嘔吐者、遂口燥渴云々、是亦轉白虎也。此二症雖云加入參後症、於其奇轉、亦應先轉加入參湯、然後遂轉白虎、亦其如前例、然必舉諸此、而示直轉白虎、以微示、是不只此二症已、諸症亦如之、變轉不可度也。故又以微示加入參後症如此、而有後轉白虎者也。又傷寒八九日、風濕云々者、遂口燥渴、心煩、背微寒者、是亦轉白虎也。亦如上二症之例、是為最深劇。

發病

傷寒无大熱云々者、似柴胡症、而深劇者也。傷寒寒脉浮云々者、如桂枝、若葛根、麻黄症、而頗淺易者也。此皆亦与加入參湯不差者、本湯主之。傷寒脉浮滑云々者、尤劇發者也。白虎之條、依放微言、有此正轉、奇轉、發病之三体。夫白虎者、陰陽之交、生死之際、一誤其治、則万有餘悔。故是不顯然、序列必錯綜之、以微示變轉、无端不可。以一概括、舉之、審辨之、文法文意、可以自得其方術。

之所存以確處之也

右後大節小節五首小節括大陽病之所以為合
病微示加人參之後症而又為之前症也首後小
節亦後症而為前症故二症是謂結起之法心下
否硬下利嘔吐腹痛及身體疼煩脉浮虛而瀉者
不可舉諸白虎故依他湯言之

中小節之風濕相搏及中後小節之大便硬遂轉
白虎者是為奇轉之最奇尾小節白虎之熱極而
裏有寒者始將轉厥陰矣

以上尾小段以上結大段

卷四終

傷寒論齊子傳五

嵐山先生著

伊勢

渥美類長

同校

陽明病

陽者大陽之陽也明者明也夫陰陽之義配
日月日曰大陽月曰大陰故陽明譬如夏日之中
言炎熱熾也大陽病之熱氣隆盛而至此亦如之故
名曰陽明病以別其域也是以陽明病者大承氣湯

為本湯小承氣為末湯是自大柴胡及其加芒硝湯
來者也故大柴胡及其加芒硝湯者其熱譬如已午
之間大承氣及小承氣如正午而柴胡又多轉症血
症癥熱結胸否硬風濕是也但盛熱劇症白虎與承
氣為大別故前篇必以白虎結之而此篇承氣接之
白虎在陰陽兩端承氣純陽病也陽明之名可以見
矣

陽明亦有發病猶大陽病故云陽明病以合之而已
是特病者也少陽則不然必屬二陽者也故不云少
陽病而云本大陽病不解轉入少陽

陽明之為病胃家實也

胃家之說辨于前陽明又謂腹部老子曰萬物負陰
而抱陽說卦曰聖人南面向明故腹曰陽明背曰少
陰是故云背惡寒故云大陽與陽明合者非復赫
明之義言大表症與腹部症合而病也是以明
赫之但為胃家實言之也

腹者胃中為其本猶有室家胃中猶室腹猶家室者
主人之所居凡一家之政事號令必自其室主人出
以能治室家之亦室中主人之有也胃中與腹亦如
之故云胃家亦皆假說此喻之言也實熱實也胃家

實、胃氣不通、胃中不和之深劇焉、熱實而成實物也、是亦為法語、

胃家實、為承氣言之、故但承氣為陽明之本湯、是以次必舉、以備之、脈症詳明、赫、胃家實之一義、但主明、赫、故此篇並云陽明病示明、赫、之義、然亦多疑症、但一所以傷寒經吐下後言之、舉其斃於茲者、所以慎重也、

是故此篇所舉者、大陽病篇多是已舉之、故但云陽明之為病、胃家實也、以包胃氣不通、胃中不和、是皆大陽篇盡之、胃實亦已舉之、然又申重之、故云、此

大陽之所以總統三陽也、

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濇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氣湯主之、

遲陽明之脈也、浮緊變之也、主陽明病而言、故但云脈遲、結胸症曰、動數變遲、是也、汗出云、本為麻黃青、及柴胡之症可知矣、身重、短氣、胃實之易也、腹滿而喘、其劇也、有潮熱、又其劇也、夫脈已遲、而不惡寒者、雖汗出、是外欲解也、雖是未見身重、短氣、遂見之者也、故云、其云、少與調胃承氣、

其果身重短氣又腹滿而喘及其有潮熱者是其發熱若身熱之轉也故雖仍汗出是為胃實所阻而然也此固已外欲解也可攻裏矣小大承氣隨症与之勿令大泄下

夫前症已有而手足濇然而汗出者是又益劇者也其前汗出之轉也雖不見大便硬之驗候此已硬也決然大承氣中与之故云主有潮熱未期日晡者也濇然汗出貌讀如其角濇之濇易於云熱之大便已硬以一二日言之未至五六日此舉始入陽明者故諸症猶淺易也

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

雖脈遲身重短氣及腹滿而喘若汗出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當先解外其熱言微發熱承氣湯總言三承有表症者反下之害前篇每言之猶戒之也腹大滿接腹滿而喘故是亦包喘不通胃氣不通也故次云和胃氣此雖汗多微發熱惡寒及其熱不潮若腹滿而喘胃氣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故次云微和云云表症仍在胃中虛而內攻然亦有為之

之所阻表症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必云微和且大滿不通者若不与之則其斯斃故必与之耳

右大節

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
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
此蓋以本柴胡症不先与小柴胡以嘔不止吐之以
心下急鬱、微煩下之不解言之吐下之虛其内表
虛熱因入裏致胃實故云不大便五六日与結胸之不
同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者相疑

家恐實之誤

似為
上言五六日之上五六日絕不大便其以前七八日
亦不足云大便秘故云至十餘日所以成胃實也然
則其下之亦不快利可知矣發熱若身熱夜潮熱而
不惡寒是外已解也而獨語者此胃家之諦也諠語
特甚矣故云獨語如見鬼狀言驚恐此已其劇者也
矣

若劇者發則不識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一者
大承氣湯主之脉弦者生濇者死
前節已劇者也欲接生死之域故必云若劇者發

作有時也即日晡所發潮熱時也故兩發字相照發則不識人醒則否如見鬼狀不識人之甚也循衣摸狀即不識人也又惕而不安也是躁也微喘直視亦惕而不安也是靜也四句錯夾相示其症因此不只驚恐已亦所謂驚狂也驚狂發亡陽微喘直視虛極之狀也所以得瀉脈也亡陽虛極而熱狀赫々所以斃也

弦強於緊急也胃實急弦因致此驚狂是猶有所勝故下之則生建中之陰脈強腹中急痛者亦類也瀉脈者虛極之象也不任此劇熱如見鬼狀故云死異

於風濕相搏之浮虛而瀉者舊有微者云々二句顛倒大承氣湯主之其二句妄作今刪改正

右首大蔞小蔞五首小蔞陽明總目接大陽蔞之胃實始小蔞其脈症來自麻黃青竜及柴胡症猶其淺易者也終小蔞戒假令有其症外未解者不可與承氣然腹大滿者亦与小承氣以微々徐々和胃氣恐表熱內攻也

前小蔞柴胡症吐下逆後不大便五六日合前十餘日胃家之實已成而日晡所潮熱亡陽赫々獨詔如見鬼狀是為已劇後小蔞又益劇者躁暴驚

三十
狂靜寂慮極皆本湯處之而弦与瀉可以辨諦之是
為胃實之最暴矣以上始小段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誼語遺
尿發汗則誼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
者白虎湯主之

夫前篇已云大陽与陽明合病云大陽与少陽合病
皆言後症此云三陽合病亦是也夫大陽統二陽故
前篇諸症皆已按合然是欲主明陽明且陽明在二
陽之中故三陽合病必舉諸此

夫主明陽明故必先舉腹滿身重以照諸始症是深
於柴胡加竜骨身重不可顛側誼語者一等二等而
亦非如風濕之身体疼痛口不仁口苦之類也少陽
症也面垢亦上部之事也然亦有疑途故云而隔之
合諸腹身重及誼語則陽明胃實之事也

唯遺尿亦然合諸口不仁面垢則少陽之虛在上不
能摸下故乎合諸腹滿身重及誼語則陽明胃實亦
不能摸下故乎而仍有大陽之微惡寒發熱殆不可
適定故云三陽合病此言合病之所以為合病也而
亦深劇者也

外不解者未可与承氣故云發汗則諠語加其始也
以騷擾之故也是表亦不解也表症亦為胃實所阻
有欲去而不能去者故下之然不啻諠語不除已額
上云之見變症然則夫腹滿諸症非復由胃實此表
仍有熱裏有熱結有寒者也今因下之乃見之也此
假設汗下以忱告之也曰其熱不潮未可与承氣湯
又曰若腹大滿不通者可与小承氣湯微和胃氣今
不識之下之故如是
夫本陽虛在上今下之益虛益不能摸下故額上必
生汗手足必逆冷是白虎之症而仍有表症者也白

虎加桂枝湯主之若自汗出者接額上生汗此雖時
惡風表症已解者也猶白虎加人參之大渴者此
不渴而手足逆冷將轉四逆故白虎主之
二陽併病大陽症罷但發潮熱手足繫之汗出大便難
而諠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二陽者照上三陽而缺少陽者也併之並之也併病
与合病異為合病者葛根之發熱惡風者腹不和而
必自下利或不下利但嘔麻黃亦腹中不和因而喘
而胸滿黃芩湯之大陽与少陽合病熱結已在心胸
故自下利是為其變症若咽為正症此皆淺深部位

相協合而病者也。今併病則不然。是大陽者發熱惡寒。為已易陽者。腹滿身重。誼語遺尿。已劇也。以此劇者併並於彼易者而為病。故云併病二陽已照三陽。故微示有此症候也。大陽症罷發熱惡寒。發汗以罷也。諸症則未罷。而但發云。是胃實之審諦也。手足云。潮熱之劇也。是餘處无汗。異於十卷之其人。黎之汗出大便難。於利也。易於已硬。然更加誼語者。亦發汗騷擾故也。故云。而此益胃實之諦也。故云。下之則愈。猶嘔不止。心下急鬱。微煩者。与大柴胡湯。下之則愈之例。恐如

前症有變。故云宜前症熱結而似胃實者也。此症胃實而似熱結者也。其症同而其因則異也。故並舉以審辨之也。

右前大節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

此亦似三陽合病。然咽燥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身重者是陽明胃實之症也。不惡寒反惡熱身重口苦者。是陽明之症也。脈浮者。陽明水氣之正脈也。

緊者痰實之變脈也。此陽明之胃實與痰實及其水
 氣三症合病者也。故題之曰陽明病。
 少陽篇曰：口苦咽乾，然咽燥為胃實之症，口苦為痰
 實之變症，且胃實為主，痰實為客，故必云咽燥口苦
 也。始症曰：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三陽合症曰：腹
 滿身重，然惡熱，身重為痰實之症，故別之。一舉下是胃
 實，痰實水症，錯舉雜出，殆不可適莫也。
 夫咽燥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身重者，決之胃
 實。與其熱未潮，則未可與承氣。不惡寒反惡熱，身重
 口苦，脈緊者，決之痰實。與未見心中懊憹，舌上胎，則

未可與梔子。脈浮發熱，腹滿者，未見渴而欲飲水，小
 便不利，則未可與猪苓湯。
 又脈浮而緊，咽燥云：身重者，決之白虎。猪苓症併
 病者，與未見渴而欲飲水，口乾舌燥，則未可與白虎。
 加人參，亦未見小便不利，則不可與猪苓。然則應從
 權宜之治法，以觀其後症耳。
 夫咽燥云：身重者，是誠陽明症也。但脈浮而緊者，
 則未安焉。然汗出不惡寒，則其浮亦當陽明水氣之
 脈，而緊應痰實之變脈。然則姑舍脈之不安者，從其
 多症，權宜治胃實，以觀其後症耳。雖然其熱未潮，殊

可微、和胃氣此發於陽明者也

若發汗則躁心煩、反誼語若加溫鍼必怵惕煩躁不

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懣舌上胎

者梔子豉湯主之

鑿見脈浮緊喘發熱而發汗然浮緊者浮與緊合脈

也盛熱一病故也浮而緊者主浮按之緊也水氣與

痰熱二病故也故云而別之且喘者腹滿而喘也與

无汗而喘異也汗出不惡寒与无汗而惡寒皆不辨

之也故躁也已潰心為憤心憤、易於心中懊懣也

發汗招之故云反此尚可与承氣

鑿猶誤加溫鍼故必怵惕云、劇於惕而不安躁又

煩深於慮煩不得眠此已不可下梔子之症頗見焉

三若前後云則中云必以互言之也故此亦假設審

辨之也是不可下而下之故胃中云、大逆之也胃

中云、是胃實与痰實併病也而又有結胸之疑途

已若陽氣內陷心下因硬則為之結胸

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

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

上三若舉發汗鍼下之誤逆而括諸梔子之痰實以

收本症脈緊不惡寒反惡熱身重及煩躁不得眠怵

惕謹語及心中懊懣舌上胎者而但主煩躁不得眠
與心中懊懣其餘則為傷症故曰發汗吐下後虛煩
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懣及煩熱者梔
子豉湯主之而舌上胎者此所包藏諸症皆在故不
云白黑是欲示至深故必舉諸此猶謹語例
此若渴接之夫已與梔子林惕煩躁不得眠心中懊
懣及煩熱似發熱者及身重脈緊口苦皆已愈但脈
浮而謹語者仍在咽燥者變口乾舌燥渴欲飲水者
此本所包藏之熱結症於是著也白虎加人參湯主
之謹語

若脈又接之夫已與白虎加人參湯欲飲水口乾舌
燥謹語皆已愈但脈浮仍未已既而又發熱又渴欲
飲水更小便不利者此本所包藏之水氣症於是著
也猪苓湯主之故云若接之脈浮與渴白虎症亦然
發熱與小便不利則不然故錯舉微示之此雖相逐
序舉其轉換亦不可期也承氣用法上已詳故此微
包之不顯然更舉

右後大節小節五前小節三陽合病胃實熱結症
雜汗下誤後歸熱結腹滿身重亦為之傷症已後
小節雖是承氣純症猶恐有如前症變也始小節

陽明發病胃實痰實熱結水症相混汗鉞下後痰
實者因雄處也然小節熱結裏水相逐的出者各
施之方以前症之腹滿身重愈於其間推之則此
腹滿而喘者亦有罷此中矣故不復舉以上中小
段

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餓不
能食但頭汗出者枳子豉湯主之
此亦以主胃實伏痰實及熱結者言之故云陽明病
合接前不更舉其症也下之以大承氣下之也是中

与之也以微示前云若下之者亦有中与之咽燥及
腹滿而喘及身重者為之愈也
夫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是所伏之大陽深症於是
見乎然則手足當冷而今溫也今溫則當結胸而今
不結胸更心中懊憹然是猶有疑途而餓不能食与
頭汗出是即痰實之諦也熱結者手足逆冷結胸痰
實則溫也心中懊憹結胸亦有之心煩或餓而不欲
食但渴欲飲水額上生汗又必自汗出結胸則頭微
汗出是其異也故必舉之也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溲小便自可胸脘滿不去者与小

柴胡湯

陽明病者言脈遲身重短氣腹滿而喘大便硬而小便不利胸腹滿者是胃實為本而如柴胡症者其餘波也故與調胃承氣若小承氣微和胃氣既而發潮熱於是大承氣湯下之胃實症皆愈大便已溏小便亦自可但胸腹滿不去者是非胃實餘波柴胡症之併病也然但此一症猶恐有其變故云與小便不利非承氣之所主以諸症皆罷故小便亦利是自然也故云自可恐壅之胸腹亦為如是強承氣故必言之也

此齋子之口授止於此矣小便下焦之事也胸腹為

上焦

右前大節

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熱越不能發黃但頭汗出刺頸而還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此為瘧熱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

胃家有二盛熱實胃中者是為之胃實是熱明之赫也陽明之正症也承氣之所主而此為其本病為瘧熱實胃中者是為之瘧實是熱不已明之陽明之傷

症也。梔子茵陳之症是也。此為其未病焉。而梔子非特病者。必由汗下誤逆。以致之者也。故必再云胃中空虛。客氣動膈。以詳其病因。是以其熱亦不赫。然劇者。必反覆顛倒也。

茵陳則不然。雖受汗下之後。亦特病者也。雖云不暴劇。非復趣虛者。盛熱瘧熱。雖有異。而實胃家則一也。故亦是曰陽明病。以終之也。已大陷胸則不然。暴劇。匹承氣者也。然水熱結胸者也。非實胃中者。故不舉諸陽明篇。

此亦應脈浮而緊。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然但云

發熱汗出。以主之。故也。如大陽桂枝症。然亦應不惡寒。反惡熱。身重。亦不發潮熱。小便不利。且已有發黃之氣。然則非胃實。而為瘧實也。彰之于故云。此為

云云。不發熱下。其病。此本瘧熱實胃家。鬱蒸發黃。今發熱汗出。是熱一越在外也。故云熱越。此一句為法語。不能發黃。其徵也。以已微有發黃之氣言之。故云不能。此為初為淺然。然決然瘧實發黃症也。故用法語。而不能發黃。茵陳蒿湯主之。

初發熱汗出者。是身亦有汗也。故云但頭汗云。人是

深一等也。初固應小便不利，少腹滿，至此益甚，故必云小便不利，以見頭汗與渴之劇也。上已云口苦腹滿而喘，以含瘀實之症，故略少腹硬滿，且以已舉諸抵當條故也。
渴欲飲水者，其熱之甚也。渴引水漿者，但渴故也。可見其熱之不已，稱也。初熱越在外，今也瘀熱在裏，則其不發熱，可以見矣。故又作法詔，相照辨明其淺深也。面已發黃，身未發之，故云身必發黃。救茲在茲，故陷胸條亦云其及發黃也。是難矣。矧如橘子色，乎是殊為大難，故以傷寒言之。此症其熱雖不已，赫

其毒甚深矣，故必分之淺深。面黃身黃如橘子，別等。級言之，所以難之也。

食穀欲吐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

食穀欲吐者，反渴引水漿者，可以知其渴止。渴止則痰熱退，亦可知矣。是本久寒伏胃中，今當痰熱退，欲實胃家，專其事也。若專其事，則將轉入少陰，吐利手足厥冷，猶未及之。今專實胃家，熱與寒鉏，異實胃家，則同故云。屬陽明，是謂變陽明，以徹知處本湯故云。主之，此急救之也。

得湯反劇者、吳茱萸不中與也、屬上焦者、猶陽明痰
實而屬上焦也、言梔子致湯症也、云水漿不得入口、
云心中懊憹、舌上胎、云若嘔者、梔子生姜致湯主之、
皆是也、然則梔子與茵陳、雖俱胃家痰實、梔子則屬
上焦、茵陳屬下焦、小便不利、少腹硬滿、即是也、茵陳
猶陽實也、梔子則陽虛也、欲示急猝之義、故並不云
若也、

傷寒七八日、身黃咽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
陳蒿湯主之、
上傷寒者、以胃家熱實言之、故此以痰實舉之、以全

之、又照前篇傷寒六七日、以微示自大柴胡之域、遂
轉此陽明胃實也、故此舉其最急劇者、也不□頭汗
出、面黃、身必發黃、猝然身黃如橘子色也、云身黃則
面黃、固然曰頭汗出身无汗、剋頸而還、小便不利、身
必發黃、是為緩發、陷胸條亦云、抵當條云、大陽病身
黃、脈沈結、少腹硬、小便利、是為急發、此又屬急劇
於是也、但腹微滿、少腹不硬滿、是專於身黃故也、此
舉痰實發黃之極症、以總括之也、

右後大節小節五首小節、熱實下後、轉梔子之痰
實也、首後小節、熱實下後、有柴胡之胸腹滿也、熱

貴贖轉症終於茲轉危者二是最深劇猪苓之

水症附之轉梔子者亦二是為頗淺易轉柴胡又

易也而發黃瘀實已包藏於上

始小節瘀實發病熱越淺易者也中小節正症漸

進急救在茲者也終小節或將轉少陰或將屬上

焦屬上焦為幸然亦殆哉尾小節柴胡轉症暴急

將斃者欬與天出入

以上終小段大節以上前大段

傷寒論齊子傳五終六于廿四

傷寒論齊子傳五終六于廿四

